

# 走人家

谢明

每年正月，皖西大别山区农村，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在车流穿梭的公路旁，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中，人们衣着整洁而光鲜，或单个，或三两结伴，也有拖儿带女，络绎不绝，边走边聊，喜悦而行，而他们每人手中都不会空落落的，或提，或挎，或摩托车、自行车驮着年货，时下生活好了，只要道路允许，也会开车，走村串户，进出庄户，出入人家。大家不约而同在此时节，做着一件重要的事情——“走人家”。在广袤的大地上，形成一道蔚为壮观的流动的风景。

“走人家”，是这里春节拜年的俗称。著名作家台静农先生在《苦雨集》中，有过专门记述。这一方式，是多年沿袭下来的一种习俗，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重要礼节，也是对自己辛劳一年的身心放松，也可看成是给自己发放的祝福，或者犒劳吧。与之相对应，亲朋好友到自己家拜年，叫“上门”。

皖西山区，山高岭大，沟壑纵横。过去，交通不便，往来艰难。现在交通倒是改善了，青壮年又要外出务工，或者工作，平日大家各奔东西，天南海北，各自忙碌，很少见面，更难得交流，有的就渐渐生分了。“水越流越少，人越走越亲”。春节是农闲的日子，单位的，打工的，又有假期，这段日子赋闲在家，为“走人家”创造了难得的时间和空间。看长辈，走亲戚，访朋友，相互串门，走动走动，絮叨絮叨，交流、联络感情，相互分享成功的快乐，诉说在外的心愁，展望来年的愿景。

“走人家”的安排是有讲究的，或者说，是有礼节的。比如，走哪些人家，什么时候去，谁家先谁家后，带什么拜年礼，一起去哪些人等等，这些都需要家主一番精心盘算。如果考虑不周全，即便上门了，也会招惹埋怨的。

正月初一和初三，这两个日子，一般是不“走人家”的。正月初一，一来，防止出门撞见“太岁”，而与之冲克，冲克会影响自己一年的运程，这其中有些迷信成分，究其缘由，人们虽三缄其口，却都是实实在在的这么做的。二来，这一带有“拜新陵”的风俗，就是上年谁家有人亡故，亲朋好友会在初一这一天，到他家去看望，给予宽慰。重视的人家还会设立专门的灵台，供来人祭拜。如果上一年平平安安，如果不是至亲，初一这一天要是前往，主家心里会有阴影和芥蒂的。至于正月十三日，旧俗相传系“杨公忌”，认为这个日子辟邪，忌出门，忌做活。其余，在正月半前，都是“走人家”的好日子。要是在这个时段没有走完，正月十六到正月月底，也是可以“走人家”的，不过，进门后，见到主人，第一句话，一定要诚恳地说一句：“来拜个迟年”，话语里包含歉疚，也有“上门”迟了，请主家谅解之意。

“走人家”，要“走”哪些家子，根据各家状况，不一而足，大多以上年到家“上门”情况，大致考虑，这叫礼尚往来，以礼相待。当然，有些至亲长辈，像岳父家、娘家等等，即便对方没有“上门”，也是要去的，可谁先谁后，是需要一番筹谋的。长辈为先，晚辈在后，这是规矩。在实际“走”的时候，长辈或者家中有老人的，是早晨去，晚辈或者年龄相仿的，是可以下午去的。初二早晨，首先上岳父家，给岳父母拜年、请安。随后，依次是姥姥、舅舅、姑姥、姨娘，这些长辈都是必去的，而且家主必须亲临前往。至于其他表亲、远房亲戚和亲朋好友，视情况往后来。至于其他表亲、远房亲戚和亲朋好友，视情况往后来。至于其他表亲、远房亲戚和亲朋好友，视情况往后来。

“上门”所携年货，也是有讲究的。年礼，农户自产的鸡肉鸡蛋，是拿不出手的，除非经过加工，变了花样，即便这样，比如，一些腊货，像腊肠、猪头肉、猪耳朵、猪头肉等，虽有“常来常往”、“赚头”、“顺风”、“元宝”等美好寓意，也是不能作为主打年礼的，而只能作为“附礼”，拜年时随行带上，也要向主家声明，给你们“尝尝”。还有就是除夕前送的东西，也是不能算在年礼分内的，像年冬腊月，杀了一年头猪，想孝敬一下长辈，或给亲朋好友，送上一刀几斤猪肉，俗称“打猪宝”，与拜年礼，是沾不上边的。拜年礼，一定要是从街市上购得的，这样才显得心是真诚的，这是人们约定俗成的。

腊月“打年货”，采购“走人家”所需年礼，是重头戏之一。在外地工作，准备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心里码算码算，在当地购得一些年礼，作“走人家”之用，区别于老家的“大路货”，尽显与众不同而又体面。至于年礼的轻重，则视“走人家”上门主人，在家族的威望，在自家心中的份量，来考量和决定。虽走各家所带年礼的含金量有所高低，花样也有多少之别，但是样数，一定要是双数，不能是单数，蕴含好事成双的祝愿。装年礼所用，用手提袋，或包装盒，一定要用红色或者彩色，绝对不能用白色或者黑色，现在商品的包装五花八门，如果对年礼包装不满意，出门前，一定要系上一条红带子，或者贴一块红纸，以图喜庆和吉祥。到长辈家“上门”，样数多一点，到平辈家“上门”，样数少一点。年礼，过去简单和低廉，一般来说，一包红糖和糕点就是标配。如果条件好的人家，也会配些糖果、点心之类。红糖在供销社或者代销点购买时，营业员会用包装纸，多用的是旧报纸，包成三角体宝塔型，然后再把一块长方形大红纸片，夹在捆绳下面，紧附在红糖包上，与其连成一体，象征红红火火，甜甜蜜蜜。而糕点多是方片糕，拆开包装，一片片连成整体，有节节高之意。

生活好了，“走人家”的年礼，也水涨船高，有些地方，有些家庭之间，甚至出现相互攀比之风。现在，“走人家”的年礼，升高到四个样子，酒、香烟、糕点、营养品是其标配，其价格、档次有高低，根据“上门”情况不同而有所区别，讲究的，或者条件好的，样数还会增加。

日子到了，年礼备齐，接下来，就是家里哪些人去“走人家”。

一般人家，男主人独自或者带着孩子“走人家”，这样显得重视而诚挚，女主人居家，接待“上门”的客人，要是客人在家吃饭，操办饭菜，也得心应手。如果是夫妻带着儿女一起“走人家”，一定是有老人在家撑着，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外出，在外滋润得面红耳赤才能回家。

“走人家”出去就是一天，不是家里来了特别重要的客人，中途不会回家，也就不可能背锅带瓢。中午和晚上在哪家吃饭，出门一定要盘算好，在哪家吃饭是“看得起”，大多数都是在长辈家吃饭。如果在哪家吃中饭，一般早晨第一家就去“上门”，进门先把年礼摆放到堂屋中堂下的茶几或箱柜上，现在有的携带整箱的酒，摆放不下，就放在携带的其它年礼，大致位置的下方，表示这些是一家来的，这个不经意的做法，是对主家的敬重。如果年礼重且档次高，也能够给主家壮壮门面，使主家在来人面前有面子，也显得主人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然后，与主家说些拜年喜庆的话，问长问短，叙叙东西，一支烟功夫，直截了当告诉主人，“我中午在你家吃饭，时间还早，我还有

几家要走。”主人就会愉快地答应。晚饭的安排，也如法炮制。

临近午饭时分，进门后，一定会告诉主人，我又走了哪几家子，这样主人心里明白，至少在这些人家，他的位置是最高的，内心偷着乐。这时，如果同来的有女人，她会直接去厨房，自告奋勇当帮手，女主人会客气地让她歇歇，去喝茶、嗑瓜子、吃糖和点心。

“过年不缺菜，来人揭锅盖”。不大一会，女主人张罗的丰盛午餐，烧、炖、炒、拌均有，新鲜和腊味皆备，摆满一桌，其中，鱼和圆子是必不可少的，有年年有余、团团圆圆之意。碗筷也放置好，酒也拿上桌了，男主人惯性地询问女主人：“好了？”女主人利索地回应：“好了！”

这时，男主人起身请客人入座。入座时座位也是有规矩的，主人讲究的，一般都不会用圆桌，那是家庭团聚之用，招待客人都摆放“八仙桌”，其摆放也有套路，要把它放在堂屋的中央，桌面的面心板缝隙要与大门垂直，四面各摆放两把椅子，也有放置条凳的。座席安排，遵循以左为尊、以上为尊、对门为上为原则。主人一声招呼，请客人入座，自己率先步入上环位置，在右边站立，把左边的位置空出，让给长辈或者年龄较大者落座，左上位置和右上位置，被视为一席和二席，以此类推，他们的下方，是三、四席，以座位的分配可以看清，来客在主人心目中的分量。主人先邀请坐上环的客人与自己并排而坐，然后相关客人入座一席、二席，其他客人就相互礼让，你推我拉，客客气气，先后相应入座。坐在下方的二席，右边的一位叫“帮衬”，除了喝酒招呼之外，还负有传碟上菜之责。左边的叫“酒司令”，专司斟酒，附带吆喝大家喝酒之任。三席位置则是“酒头”，带头喝酒是其天职，此乃责任重大，关乎酒桌的氛围，关乎客人能否喝好，此职大多是人刻意挑选之人，或者邀请邻居、晚辈前来陪客，其具有性格豪爽、酒量大，并有巧言劝酒之能力，也有不见外者，自告奋勇担纲此任，在象征“事事如意”的四个共饮酒下肚，他要打破客人放不开的僵局，引领喝酒的风向标，先来个“通关”，从一席开始，每人先陪一杯，然后提议他人，以他为模，也来个“通关”，如此往复，要是冷场，酒实在干不下去了，他会自找对象，其目标多是坐冷一席之人，共同来个“一口闷”，或“炸甬子”。这一桌如果没有二三人，喝得东倒西歪，认不清南北，会认为他是没有尽到责任的，以后只要有人提到此顿年酒，会落下话柄，让人讥笑。

就这样，在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中，酒局打开了，酒场如战场，迎酒而上，相互厮杀，没有一个不开的，总希望倾其酒力，把对方干下去。在混战的局面下，平辈之间为赢下酒局，往往各行其是，输者喝酒，常见的有划拳、打杠杠、猜扑克等，目的是想让对方多喝一点，多吃一点，奉行“劝酒劝菜无恶意”。酒令开始，全桌的目光都聚焦到行令者身上，旁观者则呈山观虎斗之状，经过一番较量，不服输者，要继续战斗，扭转乾坤，胜者，则高举胜旗，见好就收。二者各找理由，相互争辩、争吵，旁观者则打圆场，把酒局推向了高潮。在酒席、大话和吵闹、吃贵中，相互间，交流了感情，增加了友情，融洽了亲情，浓郁了乡情，即便有人说了过头话，大度的人也不往心里去，权当“酒后失言”，泰然地一听了之。

再喧闹的酒席，都有酒终人散之时。握别之时，每人都向主人表功，“我今天喝的最多”，其暗含对主人的感谢，主人也会客气地说：“少酒无菜，耽误功夫了，也不知吃啥喝好没有？”诙谐的客人会说：“菜是没有，全是肉，我是酒足饭饱，得几天消化呢！”

在目送和回望的眸光里，他们看到来年的新春！

# 年味2022

黄圣凤

我老公是个死磕传统痴心不改的人，手里攥根稻草，给个油条都不换。一到过年，就逼着你买年货，明明不需要那么多，根本吃不了。吃不了也得买，过年就得年货富足，五谷丰登。

一盆盆盆盆盆盆，一摆摆摆摆摆摆，一袋袋点心水果，一盒盒瓜子小糖坚果……你必须把厨房、客厅、餐桌都摆得满满的，他才过瘾。这什么人啊！他却说：这叫年味！

我们小时候过年，那才叫年味！那时有父母在，兄弟姐妹多，一大家子。报纸糊墙，供桌上方竹编的匾额上贴云纸，墙上粘年画，门上贴对联……兄弟姐妹翻上爬下，自己动手，焕然一新，心头洋溢着“年”的快乐！

家家户户忙碌，烟筒里冒出的炊烟，厨房里冒出的热气，让整个街道都弥漫着煎炒烹炸的味道，“年”分散在空气里，笼罩着整个小镇的长街短巷。

父母亲里里外外，脚步匆忙，厨房热气腾腾。年成好的时候，酥鱼、沃肉、炸丸子。我们不时在厨房里进进出出：肉炸好了，挑一块放嘴里；鱼炸好了，拣一块尝尝；丸子炸好了，也手心里捏两个。平时看不到吃不到的东西，这时候忽然都有了，一种过年的喜悦和满足浇灌了整个童年。

再穷的人家，一年到头省吃俭用也得攒几个钱留在过年用。买好吃的、好喝的，或者给孩子们添身新衣服、买双鞋。到年的时候真的就是过年了。以至于形成一种口语，平常要是忙就说“忙得跟过年样”，遇到食物特别丰盛，就会说“弄得跟过年样”。

大年三十放鞭炮。鞭炮声从除夕下午开始响，一直响到半夜。中间歇一小会，又到交子时刻，再一次响起辞旧迎新的鞭炮声，在铺天盖地的烟尘味道里，年的气氛被推到高潮。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年味一年一年地淡了。可能就是随着人民大众的生活越来越好，衣食越来越富足，吃的穿的用的想什么有什么，哪一天都是过年，孩子们也没啥期待的，那把瓜子、一把花生、一颗糖果就欢天喜地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年”就这么一点点地失去了魔力。

现在孩子们对过年的渴望，远远不及对放假的渴望。过年有什么了不起？除了从大人手里拿红包的时候，还有一点喜悦，其他就没有什么让人迷恋的了，而放假不用起早贪黑地上学，让他们摆脱了羁绊，获得了自由，这才是大快人心的。

一点一点淡去的年味，就像我们身上一点一点逝去的青春。我们的身份早已转化，记忆中在父母面前蹦蹦跳跳的儿童，早已停留在已被拆迁的街巷，如今我们是砖瓦混凝土鸽子笼里的他人的长辈，我们的任务是过年让孩子们舒心，让孩子们开心！

今年腊月二十九，我的锅碗瓢盆交响曲又开始了。腊鸡、腊鸭、腊腊头、腊耳朵、香肠，已在水里泡了一夜，今天开始煮；咸鱼昨天已经剁好，今天开始烹调；活鸡活鸭活鱼正在宰杀，适时炖上。

“老公，我们真的吃不了那么多，就别弄那么多啦！”

他不理我，继续一堆一堆地购进。厨房餐厅，上上下下，成了一个杂货铺。如果我们要有十个孩，你可以这样，家里的气氛肯定热闹，进进出出，叽里哇啦，吃饭一个桌子围满，年味十足。可我们就一个孩子，计划生育号召我们只要一个孩子，我们就没有必要像旧时传统大家庭那样，非得弄出十足的年味来。每年过年都是我跟我老公争议最大的时候。

那就不说他了，说说的连端一杯水都费劲的胳膊。一个多月以前，因为楼顶翻修，我干了些体力活，也是闲不住，看见工人干活我就想动手，就想帮忙，不习惯别人在那帮忙，我在那站着。不知道是在哪一个环节用力过猛，肌肉拉伤或是韧带拉伤，我的右胳膊就抬不起来了。中间休养一阵子，好得差不多了，不知道又因为什么劳损了一下，结果现在胳膊就是这个样子，我抬右胳膊用左手支撑住胳膊肘推一把劲。可即便如此，也不能不过年啊，还得干活！

腊羊腿的骨头好大，得剥成块才能装进锅里炖；整头的成鹅，也得切开才能放进锅；鹅鸭猪蹄得剥成块才能够煮成咸豆。我得一一把它们解决了。孩子在外地上班，还没有回来，老公每天上班绝不迟到早退一分钟，我一个人在家里面干不了什么国家大事，就是这些家务小事也是困难重重，每年过年我都得奋不顾身。

记得有年春节，家里来了好多客人，因为人多，有点忙乱，我切菜的时候一刀下去三个手指背后的皮都开了，鲜血哗啦一下，染红了刀刃和砧板。我用右手把左手三个手指头紧紧捏住，捏住……松开看看，血又涌出来，再继续捏住。用云南白药粉撒在上面，再捏住，等到血不再涌出来，我给自己简单包扎一下，继续做菜做饭，一刻也没有迟疑。我就带着受伤的手，不停歇地忙，直到把客人送走。

团聚总是快乐的，过年也是让人很开心的，但是累是真的累。有一个词叫“年饱”，就是过年的时候，东捞一口，西捞一口，一天到晚肚子不知道饿。而现在有一个词叫“年累”，过年的时候总是感觉身心疲惫。“年饱”的时候，我们是孩子；“年累”的时候，我们是孩子的父母。想当年，我们的父母肯定也累，但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累，孩子也不知道。因为大人不会跟孩子说这些。孩子回家过年是最让人高兴的事情，是欢欢喜喜的事情，看到他们，累也就不累了。

我老公是个特别憨厚诚实的人。他准备那么多的食材，就是要让家人亲人都能够欢欢喜喜地来，饱饱足足地走，他要的也就是个年味。

过年了，一年的丰足就是一年的总结，一年的丰足也是新的一年开启。他是个传统的人，他要的就是个饱暖，别无他求。

我总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被埋在厨房，不看书，不写文章，心头总会有一些失落，感觉没干正事。

“这怎么能叫没干正事呢？”老公说，“生活就是正事！”天呐，我跟他就是讲不到一块！

三年疫情，前两年好多人都不能回家，今年彻底放开了，大街上凭空冒出来太多的人，太多的车。我脱掉围裙，换上鞋子，走进人流里。儿子带着准儿媳就要回来了，又想起来还有一些他们爱吃的东西还没买够。

年味是什么？年味就是许许多多的家人放假，许许多多的孩子扑向父母，许许多多的父母带着疲惫、带着欣慰、脸上笑开了花！

## 散文

### 儿时的鸡汤挂面

汪根生

对亲人、对故土的思念往往都是从一份美食开始的。兔年大年初一的早餐，我们在海南吃的是六安老传统：鸡汤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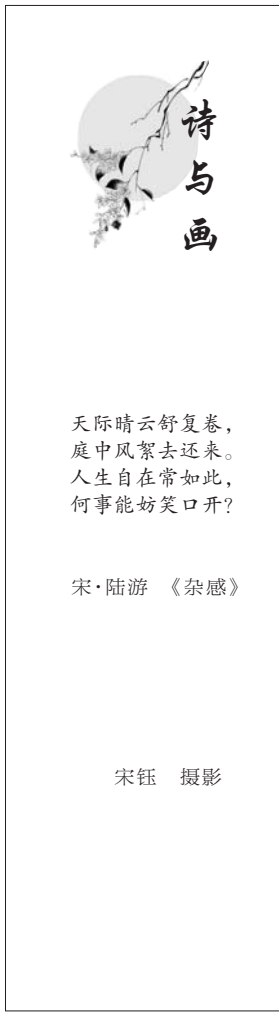
小时候，大年初一早上吃的鸡汤挂面都是老爸亲手做的。年三十晚上吃完年夜饭后老妈就会把一只老母鸡放进一只瓦罐里在煤球炉子上炖着，文火慢炖。这时候，四处的炮竹声不断，我和老妹、老三三人是一边吃着零食一边每人手提一个纸糊的红灯笼在大院子串门。等到灯笼里的蜡烛快要燃尽时，我们三个才回到家。一进家门总是能闻到从厨房里飘出来的扑鼻的鸡汤香味，我们总是嚷嚷着“好香好香”，心里充满了期待。

初一早上，老爸很早就起床了，他把瓦罐里的鸡肉用手撕成一条一条的，将它放进铁锅里用葱姜蒜加酱油炖，然后另外起锅用鸡汤下挂面，再将炖好的鸡肉放在面条的上面，碗里再浇一点炖肉的汁。我们各自端起一碗，狼吞虎咽，吃得热气腾腾。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人间美味。

时光如梭，一年又一年，大年初一的鸡汤挂面，成了我儿时的一个抹不去的记忆。听老爸说，鸡汤挂面他是跟爷爷学的，每年初一早上，六安当地家家如此。如今，六安“挂面”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父亲故去多年，但他的鸡汤挂面的味道已深深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今年的大年初一早上，我是第一次下厨做鸡汤挂面，凭着记忆，摸索操作。一开始我是把鸡肉放锅里炒，后来想想不对劲赶紧加水炖，笨手笨脚，但总算做好了。老婆和儿子很给力，都说好吃。我心里清楚，手艺是差劲，水又是海南的水，面是河南的面，佐料又不太一样，但吃着总是能感受到一点儿时的味道。

儿子现在还小，还体会不到我对鸡汤挂面这份美味的珍重，但我在餐桌边郑重宣布了，以后每个新年的初一，我都会做这道鸡汤挂面，这将为我们海南过年的一个传统。



天晴云淡舒复卷，  
庭中风絮去还来。  
人生自在常如此，  
何事能妨笑口开？

宋·陆游《杂感》

宋钰 摄影

狼 烟 炮

张殿兵

女孩子爱花，男孩子爱炮。每逢过时节男孩子总忘不了玩鞭炮。那时我们男孩子对炮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热情，现在想来可能是由于那时也没有什么好玩的，既没有电视可看也没有游戏机什么的玩具。就连鞭炮仅有大地红、狼烟炮两种炮。哪像今天的时光，男孩子玩鞭炮既安全又好玩，品种五花八门，什么啄木鸟、电光劈劈炮、擦炮、拉炮等等。在我的童年里，玩炮常玩狼烟炮，大地红乒乓一响没了，对我们激不起兴趣。狼烟炮效果就不同了，爆炸声音如下雨天打雷，震耳欲聋，常被大人用来作过年用的开门炮。

我所说的狼烟炮，就是冒出的烟似烽火台烟，燃炮的捻子非常短，还不到一公分长。狼烟炮虽然捻子短，但燃着后并不立即炸，而是先冒一会青烟，再冒一会黄烟油炸。在当时，狼烟炮对于我们男孩子却是手中之宝，一分钱一个，我们兜里常揣几十个，在夜晚时候放，方圆几十里都听得到响声。

记得小时候玩狼烟炮，都喜好搞恶作剧，更多时则是自娱自乐。我们几个小伙伴把狼烟炮插在粪便上，把短短的炮捻子点燃，便躲藏得远远的，趴在地上，捂住耳朵，看狼烟炮先冒徐徐青烟，后突突地冒股黄烟，随后一声巨响，粪堆被炸得四处飞溅，躲得近的人则很可能会沾身上粪便。有时是把狼烟炮点燃后，待冒出青烟，便有勇敢的男孩子去上前用废弃的瓷缸盖住狼烟炮，一会鞭炮爆炸后会把瓷缸震上天空，常被炸得飞有树林子高，落地的瓷缸被炸得凸凹不平，若谁不注意从天空中落下的瓷缸还会砸到头上，有一回就曾砸到前来找我的哥哥头上，哥哥被砸得吓了一大跳，当时把我们乐得笑逐颜开。最有趣的当数在村长背后放狼烟炮，村长被震得一楞一楞的。

还曾记得有一回村里在山神庙开大会，村长在土台上讲得唾沫飞溅，眉飞色舞，我们几个毛孩子从山神庙绕进后台把狼烟炮放在村长背后，点燃狼烟炮，冒出一股股黄烟似古时烽火台上的硝烟。听会的大人看见了纷纷把耳朵捂住。村长不知咋回事，气得大叫，我讲的话你们都不听，想造反呀！随着话音刚落，轰的一声巨响，村长被吓得一哆嗦从土台上跌落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待回过神来，气得大叫抓住娃娃，我们几个毛孩子早一溜烟跑远，这是一次最惬意最刺激的玩法。但为此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大人们把我们零花钱搜去，狼烟炮没收，每个伙伴屁股上还挨了大人几“破鞋”，我则挨了父亲一顿狼狠揍打。因为这次放炮的几个男孩子被村长打听得清楚了，村长

